

重刊靈寶縣志敘

靈寶縣志一邑之志成其相臨之長例得

并言於簡端靈寶縣志梓既竣
方介慶甫請敘於余余不獲辭

顧自前明嘉靖壬午國朝乾隆

間志已屢脩敘不下十數首其

所言已大備余即有言與前敘
豈有異乎是以無敘可也故有
不能已於敘者則靈寶車馬一
事不可不以論後人也周禮小司徒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

羨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辨其可任者均人均力以歲上
下奉令民一歲屯戍一歲力役漢役
民歲不過三百二十三而傳五十六而
免晉人戶調之式土部制北魏均
田北齊永業後周均賦隋仍齊周

之舊唐賦稅之自有三曰租曰庸曰
調租庸歲有所輸調則用人之力
歲二十日間加旨至楊步於庸租
庸調以力兩稅字神宗用王安石
請求興利天下騷然唯僱役一
事頗能通變而司馬光以為有

五害仍勅守令按戶籍定差明
級凡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
徭上命群時徭曰雜汎國家正
供有丁有地則有徭之征在其中
孟子謂已而有軍旅之事於是廼
借資民力事已則罷始而無惡

於人而其派弊則有不可勝言者
若車馬局是已寥寥凡二十八里而
設一總局於縣城歲舉數人以司
其事兵差之末也局中身則車馬
馬則馬歲計所出而取給於二十八
里頭會其飲無敢違者其既至

民與隸相仇民與民相仇而爲不
可終日矣余下車伊始稔知其弊
顧一概罷免則目噎廢食事必
無所取辦也將意爲苛者則削
趾遠屨勢有所不行也夫授受
私貨點者得以售其欺取求便以

貪者得以肆其欲於是釐訂章
程申明約束曰稽查來歷以免濫應
曰慎送紳董司出納曰嚴革浮冒
以示禁制曰分別畧限以杜影射大
畧一夫一馬應付必有所憑一絲一粟
帳籍必有所指勝資於衆力其一

出入必質諸其所見聞設局有
專供其他項徭役不得以或相攬
越於是下所議於各屬咸以爲便而
寧寧實以值廉有未攝邑第字已
奉令以身作則四境安堵遂以無事
迺以其暇舉前令周及續脩之志

什諸剏厠嗟身便外前則金与度
甫雖歎食疎名解勞心焦自以第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情志云乎哉爰

諾其請而觀樓書之以為勸且為後

之官斯土者告焉第夫桃林之險沃

函谷之阨塞忠臣龍逢之墓神仙

尹喜之宅他敘已能言之余不復贅
云

光緒丙子仲秋

賜進士出身布政使銜分巡河漢

汝道尹冊中撰書



重修靈寶縣志序

余於乙亥之冬捧檄來牧於陝陝之屬縣
三而靈寶一邑民庶財豐向稱繁劇慨自
紅巾肆雲烽火曾經兩年來西陲多事征
調頻仍車馬之賦糗糧之供幾於無日無
之兵燹餘生嘻憊已甚愚所以安集而休
息之賢有司之事也上元方君適權斯土
間嘗與之講求吏治見其為人執雌守下

訥訥如不出諸口而一片肫肫然愛民如
子之誠則溢於辭色不能自掩以是知其
將大有造於斯土也一日出其重修靈寶
縣志而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歎其義例
精詳繁簡適中無關畧之憾無夾豕之訛
於志乘中允稱善本然第以志乘之書目
之失方君之本意矣天之視聽在民政有
得失災祥應焉則志天文國之保障在今

土有廣狹界限分焉則志疆域覽山川之
夷險不忘居安思危之心考沿革之損益
而思因時制宜之道學校禮樂教化行焉
選舉人物人才出焉志風俗以察其醇醜
志賦稅以權其輕重至於忠孝節義化民
之本詞章文藝造士之方何莫非政治之
所由出乎官斯土者誠能於此加之意焉
而薄賦稅以育民生設禮樂以厚風俗施

州偃風行之令宏既富且教之謨將見羣
生茂育嘉祥疊見則是編之有裨於治術
者豈淺鮮哉若僅歎其義例之精詳繁簡
之適中猶未足窺其底蘊也是爲靈邑之
志書亦即方君之治譜矣歆爲吾民謀安
集休息之方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爲序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秋九月知陝州事宛
平查以謙譔並書

重修靈寶縣志序

靈寶之有志不知始何時自前明嘉靖
邑令苟公汝安重修後一百二十餘年
至我朝順治丁酉梁公儒宋公騰鯉
次第重修又三十餘年爲康熙二十九
年霍公濬遠大加考定又五十八年爲
乾隆十二年周公慶增王公道暉初公